

俄國安特立夫著
耿式之譯

小人物的懺悔

文學研究會叢書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

俄國安特立夫著
耿式之譯

上卷

聖彼得堡，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個人臨到了懺悔的時候，總是平心靜氣的說話，現在我也很清楚，但是就說這時候，我還鬧不明白，爲什麼在那一天我會那樣驚惶的。戰爭是戰爭，我們全知道的；沒有一個人喜歡迎接他來的；不過人家全是這樣的說，全是這樣的做，也就不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了；我們以前已經有過一會了。那日俄戰爭還鮮鮮的存在我們腦筋裏面哩。好比說現在罷，那流血的惡戰正是打得天花亂墜呢，而我在這兒沒有一點慌色，還是照常的過日子。我出去做我的工，拜訪我的朋友，常在戲院裏或電影場裏消遣，倘若沒有我妻的兄弟，伯弗爾，在戰場上，我就幾乎要時時忘掉這傳來的惡耗了。

自然我並不否認我心中的焦心掛慮，我實在不能真切描寫出這種心緒上的感覺；這是一種悲痛失望，差不多在每天早晨進餐的時候，要湧上心頭來的。你剛打開你的報紙（除了哥彼卡報以外，我還有兩種）你就劈頭看見那些比利時人民在那邊所受的災禍恐怖，他們兒女和房宅的蹂躪，你在那時候，覺得彷彿有人用冷水灌在你身上，在霜雪冬天，把你赤體拉到露天站着似的。不過這種感覺並不是驚惶；祇是對於那些受災難的人發生一種惻隱心罷了。

我不是說過了麼，在頭一天我的驚怕，真要笑死人。我現在想起來，也要臉紅。我只要說，在八月二日我差不多化了三十個盧布，把我們住在蘇滑洛夫的家，急慌的搬到鎮上去，後來不到五天，我又帶着我的全家，坐着大車，搬回去，我們在城裏，正正耽擱到八月二十五日纔安心恢復原狀。說起我們在那時候的樣子真是好笑！我的妻，蓬頭散髮着，臉都不洗，眼也迷了，心也亂了，帶着孩子在車裏東西的亂撞，而我這一家之主，在路上跟着他們旁邊，大步走着，覺得彷彿死刑日就在我們後面，我們必須要飛跑，飛跑，不敢回頭看一下，不敢停着喘喘氣，我們不祇要逃到聖彼得堡去，是要到天邊地角裏去。

沿路上所有店鋪都出賣着許多麵包，而我拿了幾塊麵包硬皮，塞在口袋裏，到餓的時候，好拿出來吃。謹慎謀算——隨時隨地的小心！

那時候天氣真是清明，但是我們連對於這天氣都不相信。我們覺着彷彿那天要下大雨，或是雖然在八月裏，彷彿有一陣大雪要下在我們身上，我們快要死在路上了！我們恨罵我們的車夫趕得慢，真可怕！

我心裏又湧出一陣羞醜的感想。我在路旁採下一朵藍色小鐘花遞給我的小女孩，麗得司瑤，我給她的時候，我作嬉面對她笑了一下。這是天真自然的動作，我對我的孩子們總是嬉皮笑臉的，而對麗得司瑤尤其高興，但是現在倒激刺了我的心，使我想起我在那時候心中的感想來，我就祝賀我自己，因為我並沒有像別人那樣腦袋丟下來，我還在那兒採幾朵花，笑嘻嘻想安慰我這一家呢。好一個特別的英雄主義！

我們撞進自己屋子裏的時候，我們的心裏是何等的放鬆！我們喜躍躍的點着臘燭（電燈在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已經不通電了）我們團團圓圓的圍着桌上一個火壺。

最可奇怪的事就是，我實在不十分明白我以前心中的驚惶在什麼時候消去的，怎麼五天後我們又會風平浪靜的回到城裏來，心裏却一點沒有慚愧的。不過那大車裏一半都載着像我們這樣的英雄，我真不懂我們彼此的感想如何？可是我以爲我們並不是煩惱；我們在路上說談談，都是直爽不疑的說，我們這一搬動，化了不少錢，真是夠傻了！

我自己說一句老實話，我一大半是被我的妻那種說不出來的驚惶所傳染的。無論如何，我對我們的老朋友講，總是把這句話來解釋我們這一趟『逃出埃及』。不過這解釋並不十分滿足我自己的良心。倘使我是一個怯夫，我是一個所謂女性的人，那末沒有什麼話再要說了，不過我並不是怯夫，我是個有點勇氣的男子；不過我腦子裏有了驚風證，外面彷彿已經天翻地覆了。當我在車旁昂步走着，採起花朵的時候，我一定帶出那副傻樣子來！我雇了這輛車，救了我一家，我看我自己真是一個敏捷人！

我真不懂我怎麼會那樣的？

我現在知道了，說真的，那戰爭給我的幻想，實在太恐嚇，太奇怪，簡直世上沒有比得上戰爭

那了，我現在死命也不能再造出這幻想來。這一定好像霹靂一聲，說世界末日到了，一切生物要同歸死亡了。我那時候一定聽見了一陣嚇得死的雷聲，要把地球劈成兩半，而我們一定要飛開，纔能活命。

可是現在我記得一件事，我真有點怕那些德國人和他們的德皇。其實我一點都不想他們。因為他們決不能在一天之內飛到蘇滑洛夫這兒來，這句話，傻子也明白的。

那末我為什麼要這樣怕那些德國人呢？難道他們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類，像我們怕他們這樣的來怕我們嗎？

我們和他們從前全坐在一隻船上的。那時候好像有許多水中動物追近我們的腳跟，用他們可怕的怪爪撕破了這地球……不，狀態不出來。動物是什麼？現在有誰來怕動物的？在那時候就不一樣了。我的腦子裏一定有點迷病，看着外面彷彿天翻地覆了——真是翻覆了——所以我彷彿不用腳走路，却是像體育家似的用手撐地。俗語拿大鼎走着路。

我又想起，那天在路上的每一件事都使我奇怪；就是那些最平常最微小，一點也不要緊的

事也是這樣。好比說有一個人從路上走過來，我就留心看他的兩條腿走動，我心裏想道：『真奇怪，他現在走哩！』或是一隻老母雞跑出田園來，或是一隻小雞坐在野草地上，我又驚訝道：『一隻小雞！』或是我對一個商人說了『早晨好』，我又奇怪，他也回答我說：『早晨好』，並不是吓啦吓啦的野嗓音！我看見鎮上的街道——又是驚了一下，還有那位站在牆角裏的巡警，和我們看見坐在車裏的一個人，忽然叫我驚起來，彷彿聽見德皇威廉嘴裏說『宣戰了』似的，從此那些小雞和巡警和街道將要埋沒在地獄層裏，人類的嗓音要變成野獸般的粗吼聲，一個人的驚慌會真變出這種怪想來！

現在我想想真可笑，我想起來都怪含羞的。除了麗得司路的一朵花以外，還有一件事悶着我的良心。我究竟是不是一個怯夫，我上面已經寫了一大段，這還是在猶豫之中，不過我總是誠實的說我並不是怯夫。在我這本日記裏面，可以帶着上帝和我自己的良心，再多說一點；我不僅是一點誠實，而且誠實得很利害，我自然也很以為驕傲的，不過無論如何，人家總知道我這爲人的。可是到底有一次犯了我的誠實和驕性，在那天八月二日，那短命的日子，我會把我們的女廚

子安尼西耶留在蘇滑洛夫這兒，雖然她流眼淚懇求我帶她同走，我卻不理。

就是這件事到現在也不過是一笑罷了。想起那時候，這件傻事有什麼可做的？到底怎麼會去做了？兩天後她又回來了，她在車上自己藏着，帶回來一罐頭鹹黃瓜。想起那一天，事情自然大不相同，自然是背逆得很。那時候我東奔西跑的，不知爲什麼大不了的危險災禍要救出我的一家，可是我叫這可憐的女人留在家裏，因爲車中沒有數餘地方給她坐，或是因爲我一定要留一個人在家裏看守我的財產！無論在什麼危險的時候，我總忘不了我的財產！

不過我想起來，倒還心慰，因爲雖然安尼西耶哭着帶她一同走，後來沒有帶她去，她倒並不嫉恨我們，傻女人！

八月二十九日

我寫這本日記是在每天夜裏，我有時從公事房裏拿幾張報紙回家，假裝看報的時候，來寫我這日記文。我的妻是一個奇怪的生物，到處是奇怪；她是一個出衆的女人，性情很好，很聰明，很肯辦事，可是連她那最親近最相愛的男人（指他自己）都不敢把他腦子裏對於她的思想說出

來我是主張自由思想，自由表出意見的，所以我承認，我所寫的，沒有一個人要來讀他。這並不是一個人不情願洩漏他心中的事，連他所愛的都不肯告訴，乃是因為要躲開種種危險和陷阱，假使一個人比我還不小心些，他尙且免不了要墜落進去的。我不干涉人家的思想，我也不願意別人家來干涉我。

我現在要做一篇大懺悔，雖然外面有那樣的災禍，我卻依舊是一個於心無愧的快樂人！那兒有流血的殘殺正在天驚地慌的亂戰着，這兒呢，我的妻，莎生卡，正在替孩子們洗澡。她洗完了小寶貝麗得司瑒，又洗了那野孩子彼得，現在正替琴納拭身。她（指他妻）自己微笑着，多末可愛！她把孩子們放在牀上後，就要去忙她自己的家務，好比說，去預備明天禮拜日的一切東西，或是她要去彈彈鋼琴。

昨天我們從她的兄弟伯弗爾那兒接到一張明信片，所以莎生卡一定很喜歡，要稱心一個星期哩。自然我們不能說以後有什麼事發生，但是我們祇要不看望顧慮得太遠，我們的生活，就可以說是一個真正快樂的。莎生卡的鋼琴是租賃來的；莎生卡極喜好音樂，她以前進過音樂學

校。在這戰爭的時候，她想經濟些，打算廢了那鋼琴罷，但是我不肯。你想，一個月祇要化五個盧布，是小意思，何苦要廢掉全家聽她彈琴的樂趣呢？況且麗得司塔也剛起頭學琴，她很驕傲這六歲半女孩子的天才。

不錯，我真是一個快樂人。我一定要在這日記上寫出我這快樂的幾個理由來，雖是不肯對人家說出頭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已經四十五歲了，所以不管有什麼事出來，我可以放心，不會出別的事了。這句話對別人講，彷彿有點不妥當；這一定要鬧出誤會來。我一定要做一點瞞騙的事，若是別人家全出去打仗，我就可以借詞推託說，倘使我現在是年輕些，壯健些等等，我一定要加入去出力氣，不過其實我心裏真是暗喜，因為我並不違背某條法律，而能安然住在家裏，省得我去拼死命的吃鎗子兒。

當那些人在我們公事房裏圍着一張地圖，大聲死命的說這是大戰爭，這次有極大的用意利害，我在那時候，很為懺悔，我決不想同他們辯論。我這小小的反抗意見有什麼用處？他們反倒要笑我，或是戲弄我，好像他們在一兩天前嘲笑那管賬人物西耶似的，幾乎把那可憐人流出眼

淚來，再說，有一兩句不慎重的話觸犯了現在人民時行的規矩，就要吃虧，現在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說法是好。

不管那些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和各種報紙上所說的話，我反正一定堅持，我完全不喜好戰爭。比我的心思大幾倍的人，好比說是大學士、政治家，或是著作家，他們可以從這亂殺一陣裏看出點深奧意思來，但是我這小心眼兒看不出那裏面有一點好處來。我腦子裏想我自己站在前敵的戰地上，有許多人拿着手鎗和長鎗瞄準着我，兇兇的想殺我——瞄準着，用手指一動，開了鎗，砰的一聲打中我——那時候，我真覺着可笑；這好像開個玩笑遊戲似的。他們所瞄準着開鎗的特別地點和目的是在那兒？是我的前額、胸膛呢？還是我的胃腸？不過我怎樣的摸我自己的全身，上下的看我自己，我實在找不出我身上有一塊地方是值得——鎗的。我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尋常的人，沒有一個人想來向我放鎗，除非他是一個傻子。我有個原諒，因為我談不上那些鎗子兒！我稍微再一想，我看見一個德國人在戰地那邊，正在摸軟着他的肚腸，笑罵我這多末傻的小子，那末這放一放鎗真是越來越不通，越沒有價值。

讓我們設想，就說是那德國人不摸軟他的肚腸，他竟直瞄着鎗想殺我，那末他究竟知道爲什麼要殺我麼？我是一個傻子，是個怯夫，這話很對的；我們並不爭辯這個，但是假設說像我這樣的，不祇我一個呢？假設有幾千個，幾千萬個人在這兒聖彼得堡，像我一樣，他們也寫日記，也是快樂，因爲他們也沒有被強迫去送死，他們也同我一樣的主張，那末該怎麼辦呢？

我承認，若是一個人怕傷害他自己的皮膚，實在沒有什麼可誇口的；不過我不希望傷害皮膚去得那聖喬治的十字徽章；我並不是爲聖喬治的十字徽章而生的，我也永不要去做馬拉哥夫山的綠林英雄。我生平沒有害過一個人，我有充分的權利來申明說，沒有一個人應來害我，如同射麻雀般的射死我。我沒有想要開戰，威廉沒有派他的公使到我這兒來問我願意開戰不願意；他光是說『開戰』，這就全來了。這無須說得，我是愛我的國家，俄羅斯無論有什麼傻子或瘋人來攻擊她，我一定要不管我的皮膚，去保護她。若是我在從軍年齡的時候（這真是老實話）我真不應當託詞醫理上的不適合，去躲避我的責任，或是假借別的機會，藏在姨母的裙子後面。我應當跟着大家一同到戰地上，預備去殺人或是被殺。

這句話真似青天白日般的明白；不過碰巧我現在已經四十五歲了，我有充分的權利，可以住在我所住的地方，可以隨我的便去思想，可以做一個怯夫或是傻子，只要是我願意。這就是湊巧的運氣！我的運氣若是不好一點，我不是伊利亞·彼羅維乞·德門台甫（他自己的名字），我不住在聖彼得堡的郵政局街裏，我或者是一個比利時人，一個馬特林克夫人；我或者已經死在德國殼兒底下，但是所幸我真是伊利亞·彼羅維乞，現在四十五歲，真是住在聖彼得堡的郵政局街裏，沒有德國殼兒能到我的身旁，所以我在良心裏是很快樂。

外面一切的事都可以任意怎樣就怎樣。我可以不在我們這個富餘而足以維持着不怕戰爭的銀行裏做事，我或者以前做着一件小行業，因為戰爭，那行業就倒了，那末或者我同着我的麗得司路流落在外面，無家無室，我的空囊裏祇有一張發財票，在儲蓄銀行裏存着五百盧布——這倒也很有趣的！或者我做了一個北極人或加利西亞的猶太人，像臭肉似的躺在塵土裏，或是吊在樹上飄搖着，這也是或有的事。沒有人能逃脫他的命運！

不過瞎想現在所不是的事，真是無用，不管怎樣我為那些比利時人和在戰壕裏的吾們自

己兵士發愁，我總不得不爲我現在的『我』暗喜。上帝啊！要想到倘使我沒有我這可愛的莎生卡，我以前娶了一個壞女人做妻室，娶了世界上處處全有的那類女人呢！那也就是命運；好在已然，是這樣，所以我歡歡的盼着我的快樂。

莎生卡剛才正彈着比利時國歌，這音節是何等的壯美啊！是何等的奮興，足足表示出愛自由愛祖國的雄厚啊！我聽着的時候，眼淚滿在我的眼眶裏。對於那些無辜遭殃的比利時人民的憐憫心，禁不住湧上我的心來。他們那壯美的國歌和祖國的愛心，終究沒有給他們勝利；他們現在正被那些粗魯的德國人所潰散哩。

是的，不管那些在我們公事房裏的政治家怎樣的說，我永不能承認說，這次戰爭是有益的戰爭。要想起來，真是無理已極！明明是好端端的人，被人家潰散了，殘殺了，而他們還一味的偏說這戰爭是沒有害處，他們還強詞奪理說，因爲當我們攻到了柏林，公理就全勝了。那一種公理，那公理是爲誰們的公理？對那一個比利時人有什麼用處——就讓我們說，公理利益了像我這樣年紀的一個人？再說那兒一定有許多像我這樣的人。是公的，乃是爲少數人的。

莎生卡說天氣不早了，這時候該去睡了。我想我並沒有什麼錯過，做了一天勤苦，誠實的工
作以後，我應當歡歡喜喜的享受這靜夜的安息！

彼得格勒

譯者按這就是聖彼得堡，因為聖彼得堡是一個德國字，所以改了這個名字。

九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是一天歷史上的大日子。聖彼得堡的地名已經改了彼得格勒。從今以後我就是彼得格勒的人了。改了名字，很難慣的，雖是這個字還很好聽。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都很喜歡，不過我很爲發愁，因爲在契約上失掉了極熟悉的老彼得堡，聖彼得堡一個字。彼得格勒要叫你覺得好像你穿着一件新外衣在你銀行行長的應接室裏悶坐着一整天似的。那件外衣是一塊好料子，可以不必疑惑，但是你勢必要愁厭那件骯髒不堪的襯衫，襯衫上每一點污跡要叫你渾身不是的難受。

我們連着打勝仗。普魯士已經被我們軍隊佔據了，又有一個傳言說今天，或是明天，我們要進取哥尼斯不爾厄（德國古京）。這實在是緊急的時候！今天的報館通信員說，勒瓦夫和哈利齊

地方已經攻下了，奧國人完全潰散了。

我不必掩瞞我剛才所說的話，因為我始終是一個愛和平的人，我看出這和平的榮耀，若是一定要有戰爭，自然最好是戰勝，不要戰敗。

這戰爭傳布得多快啊！他的猛烈腳步好敏捷啊！我想起我在小孩的時候，我有一次在城裏看見一會失火，起先一間房子不謹慎失了火，後來不到一點鐘在全村裏每一個茅房都發火燄了，一望好像烟火無盡頭，一直到海邊。

這可以給道德家作個很有趣的研究，去找出人類靈魂裏有什麼東西使得他們歡欣去看失火。失火有什麼賞心的樂事？是不是那可驚的火鐘，那救火夫的銅冠，還是那熱鬧的人衆？我是小孩的時候，到省鎮的一個學校裏去讀書，我很記得我們常跑去看失火，不管他有多遠。工人們要丟下他們的傢伙，也跑去看，不管他們全身污穢的衣裳和漆黑的臉面。大人和小孩們嘴裏都嚷着『失火了』，爬到房頂上去爬的時候，玳瑁的敲着鐵片，站在屋上張着手臂，手指向着火的方向，好似銅像紀念碑上的先鋒一般。就是在學校裏聽見了救火團的跑聲，我們也擁擠在窗口去

看，教員們也自己伸長着頭向外看，可是沒有一個人心裏想到那些他們房屋被燒的老少男女哩。

我認罪，我是對於這場歐洲大火發生驚惶怪想，茫然不知道一天變似一天。我自然情願和平，那些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都一味的說，像在這現在天天開戰的時代裏應當驕傲些才好，我却極端的不表同情；不過我不得不關心這次戰爭。

伯弗爾是在我心中惟一的擔憂，沒有他就好了。他現在是揚揚的大有霸普魯士國土的氣概，可是誰知道明天又該怎樣呢？我倘使現在不是四十五歲，乃是二十或三十歲的年紀，那末此刻該在什麼地方呢？這個思想有點寒冷你的熱度，不過你的熱度到了盡頭的程度，也該記得這句話。不要太過。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自從我得着伯弗爾的消息以來，已經兩星期了。在他最末一封信或最後兩次信裏面寫着，他近來在普魯士附近，那地方聽說孫生諾甫軍隊完全被潰散了，莎生卡憂愁得利害，再加上她